

怪头婴孩

事件十六 怪头婴孩

事发地：城郊红光镇医院

当事人：妇产科医生江大宝

（根据魏明仁讲述整理）

成都西面城乡结合部的红光镇，方圆百里，只有一家医院。江大宝医生在这家医院里，算得上是小有名气。虽然他是个男人，年纪也比较轻。但作为妇科医生，他的医术和经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

当时，红光小镇上的人，对生孩子有一些迷信的说法。譬如生完孩子后，胎盘要妥善埋葬。有的人家，甚至要请来阴阳先生选个风水宝地，来埋葬胎盘。据说，当地的人认为，胎盘和脐带是第二个自己。胎盘的处理会对孩子以后的命运产生直接的影响。

江大宝虽然也是红光镇人，但他根本不相信这类迷信的传言。他只是尽心尽力地为产妇接生。他一直很敬业，很负责，也很谨慎。可在他 30 岁生日这天晚上，他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而且，这个错误犯下以后，他并没有因此而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
事情就从江医生 30 岁生日那天晚上说起——

那天夜里，11 点多的样子，江医生在镇医院的妇产科值班。医院里很安静，江医生心里却很烦躁。因为休假的时候，他喜欢打麻将，但牌技很烂，所以欠下了不少赌债。他老婆最近又吵着要装修房子，可经济实在拮据，只能一拖再拖。今天是自己生日，却连顿可口的饭菜都没吃到，还在医院苦哈哈地值班。

江医生越想越郁闷，点了支烟，拿张报纸盯着看，看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

就在这时候，护士跑进值班室来说，来了一个产妇，看样子马上就要生了。

江医生放下报纸，去接待病人。

实话实说，江医生虽然有些好赌，但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还是十分投入的。

他给产妇做了检查，发现产妇的羊水已经破了，而且流了很多。江医生当即安排护士去做接生的准备。这个产妇是镇长的儿媳妇，不喜欢待在医院，因此到了预产期也没住院，好在镇长家离医院比较近，出现情况就马上送了来。

为产妇接生，江医生早已得心应手，凭他的技术，完全能让产妇顺利地分娩。就算遇到一些困难或突发情况，他也有能力和经验及时解决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江医生在产房里忙活了三个多小时，眼看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一大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想到了一件事情——当时，镇医院医生的收入，已经和医院的收入挂钩了。也就是说，病人所交纳的医疗费，手术费以及药费越多，医生的提成也就越多。

正所谓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江医生心里陡然生出一个念头——此时，在这个方向，没人能看到婴儿的头已经露了出来。自己可以停止顺产接生，改为剖腹产。按照医院的收费规定，剖腹产的价格是顺产的三倍。

于是，江医生对产妇进行了剖腹产。

手术结束后。产妇的家属，也就是镇长和他的儿子，交纳了难产的费用。为了感谢江医生的辛劳，他们还特意封了一个红包。当红包递到江医生手上时，他假意推辞了一番，最终还是把红包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这事过去以后，江医生心里曾有过一丝愧疚。但很快，他又想，只要产妇母子平安，自己也能多些收入，又何乐而不为呢。他认为，自己完全是通过正当的渠道，正当的手段牟取利益。

自从这次手术之后，来红光镇医院生孩子的产妇，几乎有一大半都是难产，江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剖腹产手术。产房外，那些紧张的产妇家属，根本不知道，江医生私下玩的花样。他们也不在乎多付一点费用，只要母子平安，就是天大的幸运。

一年下来，江医生得到了很多提成，他的收入越来越高，赌债也还清了。他老婆自然也很高兴。没多久，夫妇俩就把自家的房子装修了，还添置了一些电器。

江医生家庭和睦，事业也不错。年底，他还被评为镇医院的劳模。不少病人的家属给他送烟，送酒。还有的病人家属，给他送来了锦旗，上面绣着「妙手回春、医德高尚」之类闪闪发亮的金字。

江医生抽着烟，看着这些锦旗，良心上多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。而且，他一直很怕事情败露，一旦败露，他在医院甚至整个红光镇都没法混下去。再加上妻子也怀孕了，所以，江医生想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缺德的事了。

想归想，可事到临头，江医生又把良心喂了狗。

这天，又有一个产妇进了医院。这个产妇家里很有钱，公公和丈夫都是搞工程的。据说，她的妹妹也是妇科医生。所以她在家调养得很好。预产期刚到，她就住进了医院。江医生每天来查房，看着产妇高高耸起的肚子，心里不禁又有些痒痒。这么富有的家庭，根本不会在乎多出几个钱。只要保证母子平安，他们就欢天喜地。

再干最后一次。江医生在心里对自己说。干完这一次，以后绝对不再干了。

以前，江医生干这事时，都会先向产妇家属建议，实施剖腹产。如果家属不同意，他就在顺产的时候玩点花样。作为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，他很清楚，剖腹产不能有半点马虎，要进行

严格的检查，配备绝对安全的措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在手术前，他都会事先准备一套应急的措施和设备。表面上，是预防意外发生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耍花样而作准备。

这一次却有点不同，那产妇一到手术床上就厉声高叫。这叫声对于江医生来说，已经很熟悉了。可今天听起来却格外刺耳。不过，生产很顺利，婴儿的头颅已经露了出来。江医生拿眼看了看四周，像以前一样，玩了一个花样……

那产妇的叫声更加凄厉了，江医生立即命令护士为产妇插好导尿管，并进行麻醉。准备剖腹产。

这是紧急手术，所以没选择腰椎麻醉和硬膜外麻醉，而是全麻。可是，江医生没想到，这个看上去身强力壮的产妇，对麻醉剂的反应异常剧烈，最终导致了大出血。江医生怎么止也止不住。产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越来越苍白，鼻孔里进气多出气少。江医生慌乱了，护士也慌乱了。他们束手无策，只能看着产妇绝望、又充满痛苦的眼神，那眼神江医生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最终，孩子和女人的命都没能保住。

这是江医生行医生涯中一次巨大的失败。家属在医院哭天喊地，要求赔偿，要求医院对江医生进行处理。可是，院方最终没把这件事归结为医疗事故，他们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。江医生是医院的品牌，医院这么做，是为了保全他，也为了保全医院的名声。

但家属闹得很凶，和医院交涉多次。最后，医院给予了家属高额的赔偿，又处分了江医生，让他去负责后勤。事情才平息下来。

受到处分后的江医生，整个人都有些痴呆了，成天魂不守舍。医院的一些同事还很同情他，觉得他一直是有责任心，有道德，医术又好的医生。只不过是因为一次意外事故，就变成了这副样子，实在令人惋惜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江医生的妻子也要生孩子了。他向医院请了假，在家陪伴照料妻子。

江医生看着妻子高耸肚子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那个因大出血而死亡的产妇，总在他眼前晃悠。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夜里，江医生也时常梦见这个产妇，她总是用一种绝望而痛苦的眼神望着他。每当这时，江医生就会惊醒，然后看看身边熟睡的妻子，唉声叹气。

这一天，妻子终于要生产了。大概是清晨 7 点的样子，妻子反应很大。江医生立刻把妻子送往镇医院。到医院的时候，妻子痛苦地大声喊叫。凭多年的经验来看，江医生知道妻子就要生了。可他没想到，真正的恐怖这才开始。

负责接生的是位年轻的女医生。她戴好口罩、手套正要进产房时，江医生一把拉住了她。两人对视了几秒。江医生想说几句「拜托了，谢谢您」之类的话，可嘴张了张，却没说出口。倒是那位女医生，对她和善地笑了笑。

「江医生，您放心，我会像您一样，好好为您妻子接生的。」
说完，就转身进了产房。

江医生站在原地，越琢磨这句话，越觉得不是个滋味。他强烈要求进产房，看着妻子生产。但医院有规定，家属不能进入产房，即便家属是本院的医生也不行。另外，当地也有种迷信的说法，说是丈夫不能在旁边守着妻子分娩，否则会对孩子非常不利。

然而，这时候，江医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坚持进入了产房。

产房里，响起了妻子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喊。江医生紧握住妻子的手，在她耳边鼓励。眼睛却始终盯着接生的女医生。女医生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江医生觉得这双眼睛似曾相识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再哪儿见过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妻子的生产很不顺利，女医生忙得满头大汗，不停地喊用力、用力。

可江医生的妻子已经超用力了，孩子还是不能出来。

「太难了，胎位不正。」女医生说：「可能要准备紧急剖腹产手术。」

江医生惊恐地看着女医生，这句话他再熟悉不过了。那是以前，他常对产妇家属说的话。与此同时，他猛然想起了女医生像谁。于是，他大声地冲女医生嚷道：「摘下你的口罩！」

旁边的护士都惊了，她们不知道江医生为何突然冒出这句话。

「摘下你的口罩！」见女医生没反应，江医生又大吼了一句。

女医生有些尴尬，愣了愣，还是摘下了口罩。

一瞬间，江医生惊呆了。这位女医生和那位大出血死亡的产妇，实在是长得太像了。难怪她的眼睛那么似曾相识。

片刻的惊愕后，江医生像发神经一般，扑通给女医生跪下来，一边磕头，一边大声说：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不是故意的。你别害我老婆和孩子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」

女医生不知所措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一边扶起跪在地上的江医生，一边叫护士准备剖腹产。

「江医生，我姐姐的事，我不怪您。」女医生红着眼圈说，「我也是学医的，我知道，有些突然情况无法避免，我要求到这里来接替您，是想让更多的产妇能够健康、顺利地生下孩子，避免我姐姐的悲剧。」

江医生眼神恍惚地听着，渐渐缓过神来。原来，这位女医生，正是那个被自己害死的产妇的妹妹。

剖腹产很顺利，江医生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，母子平安。江医生悬着的一颗心，终于放下了。当他把儿子抱着怀里的时候，心里既高兴又内疚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因此而结束。

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健康、可爱。可江医生觉得儿子有些不对劲——他的头出奇的小。

妻子也觉得儿子有些异常。夫妻俩越看，越觉得儿子的头和刚生下来时，没什么两样，仿佛一直就没长过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照这样长下去，儿子就长成怪物了。大大的身体，婴孩般的小头颅，就像是外星生物。这太可怕了，一定要治疗。

可是，经过了几乎倾家荡产的医治，中医西医都看了，吃了各种药，试过各种偏方，儿子的脑袋还是那么小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

儿子越长越大，周围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他，没人跟他说话，也没人逗他。大家仿佛都避而远之。儿子的性格也越来越也孤僻，他不爱说话，也很胆小。

江医生抚摸着儿子头问：「有没有不舒服？」儿子总是天真又无辜地摇摇头。这副模样，让江医生心如刀割。妻子则在一旁黯然落泪。

秋天的一个深夜，江医生起床小便。那时天气已经冷了，他担心儿子踢被子着凉，就走进儿子的房间，想进去给他盖被子。

门翕开一条缝，江医生却敛足不前了——透过窗外的月光，他看见有个人站在儿子的床前，弯着腰用手使劲按住儿子的头，儿子十分痛苦地紧闭着眼睛。

江医生想冲进去，那人却直起身子，转过脸来，面对着他，诡异地笑了一下。这一笑，让江医生呆立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
第二天早上，妻子发现，江医生吊死在自家的厕所里。

事情讲到这里，我愈发好奇和疑惑。江医生到底看见了什么？

魏老头清了清嗓子说：「你知道这位江医生是怎么让顺产的孕妇，变成难产的吗？」

我摇摇头。

「其实很简单。」魏老头接着说，「他用手按住已经露出来婴儿头颅，又把他塞了回去。然后就说难产，准备剖腹。」

「那江医生在儿子房间里看到的人，是谁呢？」

「他看见了他自己。」

「这怎么可能？」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，「既然他是自缢身亡，谁能知道他当时看见了什么。」

「你小子还会推理了。」魏老头一笑，说：「我当然也是推断，江医生自杀，一定是看见了令他万分恐惧、惊心和绝望的景象。这景象是他的幻觉——他看见自己用手按在儿子的头颅上。或许，那一刻，江医生明白，儿子的头颅如此畸形，罪魁祸首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」

听完魏老头的话，我长久无语。这个事件实在太奇特了，让我不太相信，除非亲眼看到那个头颅畸形的孩子。

出于好奇，也是出于对节目的负责，我想给听众讲述真实性的诡异事件。于是，我专程去红光镇走了一趟。

红光镇医院的一个医生，带我来到了江医生的家。我吃惊不已，竟然真有其事。在江医生家的客厅里，我看见一个 17、8 岁的少年，正在喂一个妇人吃饭。那妇人是他的母亲。少年头上戴着巨大的草帽，几乎看不到他的样子，那妇人则面无表情，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虚空处。

见我们来了，少年起身，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带我来的医生和他耳语了几句，少年摘掉了草帽——我平生头一回看见那样小的头颅。虽然带我来的医生说，这孩子的头已经比以前大多了。但我还是无法接受人类的头颅有如此畸形。而且，这头颅的太阳穴两侧，还有明显的凹陷。

后来，我走访了华西医科大学的一位教授。教授说，孩子的头盖骨非常软，在生长期间，受到长时间挤压，自然长不到应该长成的大小。

这话让我毛骨悚然，难道江医生儿子的头颅，是幼儿时被长期挤压才变形的？是谁在挤压他，是江医生本人吗？没人知道答案和真相，因为江医生早已经死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